

艺术生涯

“梅花”这样绽放⑬



图为裴艳玲在《林冲夜奔》中饰演林冲。 贾占生摄

一辈子琢磨戏曲的「好」

访戏曲表演艺术家裴艳玲 徐馨

10多年前的夏天，首都机场。中国戏剧家协会的梅花奖艺术团即将奔赴外地演出，大家陆续到达，低声细语地打招呼。

“我没迟到吧？”一个清亮的声音响起。利落的短寸，宽松的中式衣裳，裴艳玲来到众人面前。她嘴角上扬，神采飞扬，整个人透着孩童般的生机。

飞抵目的地，演出开始。晋剧、秦腔、扬州道情、京剧、黄梅戏，不同剧种和行当，艺术家各有各的绝活。裴艳玲的昆曲《林冲夜奔》压大轴。“按龙泉血泪洒征袍，恨天涯一身流落。”一开场，满宫满调的“新水令”瞬间将观众带入角色的内心。“此一去博得个斗转天回，高俅！管叫你海沸山摇。”一段“折桂令”更是让人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原来，戏曲可以如此好看、如此动人！这场演出成为我的戏曲启蒙课。这节课，何其生动，我又何其幸运。

演出结束后，大家一起散步。裴艳玲指指棉布衣衫，说：“过去流行‘的确良’，现在，穿来穿去还是棉麻的舒服。戏曲不时髦，但它的好，我们一辈子都琢磨不完。你们看到我身上的这点儿‘好’，都是前辈们的东西在闪光。”后来，她带着河北省京剧院创排新编京剧《响九霄》，有人说这个戏唱腔好。裴艳玲回应说：“这些好听的戏腔，都是从余派学来的。”

对5岁登台的裴艳玲来说，天大地大，何处都可以作为舞台。但无论舞台大小，“主角”都不是她裴艳玲，而是多少代人传下来的“戏”。创作排演京剧《响九霄》时，正流行“话剧+唱”，她要做的是一出“不走样”的新戏。排这个戏，裴艳玲有不少话想说。她和历史上的响九霄都是河北人，都“京梆两下锅”，都爱戏如痴。那时，每次打电话，裴艳玲的手机彩铃都是戏中响九霄的唱词“戏是我的天，戏是我的命”。照顾父亲间歇，裴艳玲“耗腿”；在家休息，每天也要扭上几百个“旋子”；排新戏要学打鼓，就随身带着鼓槌，时间长了，鼓槌把包顶了个洞，把椅子打出了小坑。

裴艳玲从艺60周年时，受戏剧导演林兆华邀请，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寻源问道·裴艳玲戏曲专场》。演出前，我遇到北京人艺老艺术家朱旭。“提到她，谁不是这个啊——”朱旭慢悠悠地说边竖起了大拇指。

裴艳玲清楚地知道大家的期待。演出当天中午，她就来到舞台。“这两块毯子的花纹不对称，拿掉更好，台上颜色太多。擦汗的毛巾要白白净净，叠整齐了。精致是戏曲的一部分，得让观众感受到。”归置妥当，裴艳玲走到观众席中看整体效果，就像端详孩子的母亲，带着爱，带着期待。

连续两晚，裴艳玲身着一袭浅灰色水衣子，将爱了一辈子的戏曲和观众娓娓道来，将最拿手的京昆梆代表作一一展示。她的高兴不仅源自作为演员的快乐，还源自把戏曲之美集中展示给这么多剧迷的满足。

“您在表演时，会不会觉得有另一个裴艳玲在看着自己演？”我问。“对了！我在舞台上，但同时还有另一个我坐在舞台下，正看着自己演呢！这是一个艺术家梦寐以求的状态。”她答。

“那是否还存在‘即兴表演’？”我接着问。“无论戏剧领域还是影视领域，每一个好演员，一定都对自己的表演技能熟而又熟、精而又精，精准到小数点后面许多位。好演员的即兴表演也是经过‘设计’的，自然而然又符合规范，同时每一场又有真切的‘新’感受。挺有意思，是不是？所以我们演员为此着迷……我的生命在舞台上。”

有人说，登台演戏如放烟花，绚烂、短暂。对裴艳玲来说，重要的是让古老戏曲在每一场演出中焕发新的魅力，她自己的艺术生命也随之一次次绽放、一次次新生。



国庆档影片

唱响主旋律 呈现多样化

饶曙光

光影视界

核心阅读

在历史的交汇点，国庆档影片以“爱党爱国”激发观众强烈共情。国庆档市场里不同类型和体量的作品，体现了中国电影生产力的优化与升级，也正在尽可能满足观众个性化、分众化和精细化的观影需求。这些都为中国电影应对大变局，从“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2021年时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继电影《革命者》《守岛人》等影片，《长津湖》《我和我的父辈》《峰爆》等影片于国庆档与观众见面，在银幕唱响主旋律。与此同时，不同类型的影片在国庆期间“同台共舞”“百花齐放”，也展现了中国电影生产力的优化和产业的良性发展，有望进一步推动电影产业的复苏。

聚焦党和国家奋斗历史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1959年，国庆10周年“国产新片展览月”在多个城市举办，展出以《五朵金花》《青春之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为代表的35部影片，共放映电影9万余场，观众达1.2亿人次。进入21世纪后，多重因素促使国庆档影片重视融合主流价值和商业诉求，努力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2019年国庆档影片迎来高潮。《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齐齐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3部影片题材类型各异、工业水准较高，协力创下逾50亿元的票房新高。尽管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电影市场带来种种挑战，但2020年国庆档用《我和我的家乡》《夺冠》《一点就到家》等影片交出了漂亮的答卷。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也是“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此次国庆档影片，聚焦党和国家的奋斗历史，赓续献礼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激励奋斗力量。《长津湖》带领观众重回抗美援朝战场，讲述志愿军连队为夺取长津湖战役胜利在极端艰苦条件下的坚守与奋战，不论段落、场景还是人物、镜头都让人为之动容。《我和我的父辈》作为“国庆三部曲”的第三部，以4个历史时期“大国小家”的故事传承从父辈到吾辈的奋斗精神。《峰爆》以一场突发灾害下，两代铁路建设者的接力奔赴，生动表现了“中国式救援”的精神内涵。

展示中国电影工业化水准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中国电影对这一目标，从“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任重而道远，尤其需要从国庆档的创作

生产中总结经验。优化和提升中国电影的生产力，关键是将本土化的电影创意、创作者的工匠精神与电影工业、高科技有机匹配，实现无缝对接，确保电影创意得到深度加工和高质量呈现。

《长津湖》采用了联合执导的形式，让每一位导演都能施展各自擅长的形式和风格，独具创意。陈凯歌导演负责把控故事整体基调，徐克导演完成大场面的调度，林超贤导演则专注于对动作戏的雕琢，3位导演虽然独立执导，但在拍摄过程中，对动作、道具、场景等细节充分沟通，确保了影片风格的统一。该片制作时设立的特拍组，启用了自动控制、无人机、机器人和机械臂等高科技手段，弥补了电影常规拍摄方式的不足，为观众带来全新视角和奇观感受，显示了中国电影工业化水准以及发展潜力。

对本土化创意和中国故事的深耕，在《我和我的父辈》体现得淋漓尽致。继《我和我的祖国》以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为轴，《我和我的家乡》以区域为序后，《我和我的父辈》以代际为章，发挥中国电影擅长刻画家庭伦理的优势，通过“我和我的父辈”的故事演绎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谱系的传承，表达了爱家与爱国的统一。

无论是对文本的精妙叙述，还是对技术的娴熟使用，都可见此次国庆档影片在逐步向内生性、优质型和发展模式，为迈向“电影强国”进一步夯实基础。

创建多样化创作生态

中国电影与观众一直保持着紧密的情感联系。随着“95后”和“00后”观众群的崛起，他们的审美需求和观影习惯产生了较

大变化，电影市场也面临着新的变局和挑战，即如何调动主体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观影热情，让市场火起来、燃起来。

2019年国庆档，《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三强鼎立。2020年国庆档，在头部作品云集的情况下，中等体量的影片，成为档期中的第一梯队，是票房的有力保障。此外，国庆期间还有5部动画电影上映。其中，《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人》《大耳朵图图之霸王龙在行动》等作品，这些影片大多依托知名IP，观众基础深厚，品牌特色鲜明。此次国庆档还可见青春片的光彩，《五个扑水的少年》以其热血的笔调，描摹美好的青春岁月。不同体量影片

的“百花齐放”，其背后是不同电影企业的资源互补、通力合作与利益共享。与此同时，还可以看到成熟档期应有的包容度和成熟度。在历史的交汇点，国庆档影片以“爱党爱国”激发观众强烈共情。国庆档市场里不同类型和体量的作品，体现了中国电影生产力的优化与升级，也正在尽可能满足观众个性化、分众化和精细化的观影需求。这些都为中国电影应对大变局，从“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作者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图①：电影《我和我的父辈》海报。图②：电影《长津湖》海报。图③：电影《峰爆》剧照。

制图：赵德汝

来自现场的声音

把人物写好 戏才有底气

陈凯歌

经过几年的剧本准备、长时间的艰苦拍摄和繁重的后期工作，电影《长津湖》在国庆档上映了。《长津湖》表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的东线战场上，在极端困苦的环境中，克服缺衣、少食、极寒等难以想象的困难，不怕牺牲，英勇奋战，敢于胜利，重挫美军精锐的陆战第一师，改变了敌我之间的战略态势。长津湖战役以“现代战争史上的奇迹”而彪炳于我军战史。

《长津湖》原计划在2019年开拍，因疫情发生暂停，2020年再次筹备时重新组织创作团队，由我、徐克、林超贤3位导演分工拍摄影片的不同部分，确保充分利用秋冬季拍摄时间，还原1950年深秋和严冬的全部戏份。我这支摄制组于去年11月率先在当年志愿军第九兵团的集结地——浙江开拍。3个摄制组同时开拍一部电影，是中国电影制作的一次有益尝试。摄制组最多时有近7000名台前幕后工作人员，他们操持着几百台各式车辆、无数摄影灯光器材、复杂的现代化战争装备、枪械重炮道具以及置景工作、战争场面的大规模爆破、大量的战场化装和服装工作，还有数千个

后期制作的特效镜头。《长津湖》的拍摄，提高和展示了中国电影的工业化能力和水平。

我在创作《长津湖》的过程中，体会最深刻的就是——写戏要写人，写戏先写人。许多战争电影的成功都是因为写出了鲜活生动的人物。没有鲜明的性格塑造，就没有观众情感的寄托点；没有惹人喜爱的人物，就不能引起观众的关切和共鸣。只有人物成功了，才能带领观众走进战争，观众才会和银幕上的战士共情，在几个小时里同生死、共患难，心为他们痛，泪为他们流。《长津湖》也不例外。我们要让观众的情感体验建立在对人物的认同之上。

首先，要拍出我军“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精神风貌和昂扬士气。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军队可谓举世闻名——英勇作战，以弱胜强的传统是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培育起来的。这支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这是我军特征的生动写照，也是抗美援朝战争的生动写照。长津湖战役的主要参战部队是华东野战军第九兵团，这支部队在解放战争中和兄弟部

队一起横扫华东、解放上海，是一支胜利之师，因此整体的精神面貌必须饱满。我们拍摄了九兵团行军和倾听司令员宋时轮动员讲话时的雄壮军威，为战争中的浴血奋战奠定了精神基础。

其次，我们在每一个具体人物上下功夫，写出他们的个性。不仅作为主角塑造的伍千里、伍万里兄弟俩性格突出，他们所在的七连其他将士，一个个或爽朗，或豪放，或冷静，或机智，笑口常开，勇敢善良。无论是家乡还是军列，车站还是战场，我们都试图在情节进展中给人物定调子，给群戏打基础，为每个人留下其后发展空间。两位编剧都为银幕上的人物再现，进行了充分的构思和准备工作。只有把人物写好，戏才能有底气。

同时，为了表现领袖人物的重大决策，我们专门搭建了丰泽园、颐年堂等领袖人物举行会议的场景。新中国成立之初，以“保家卫国”为号召，抗美援朝出国作战得到全国人民的热切响应，这个事实，体现了领袖人物和人民所具有的共同意志。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拍摄九兵团大军到

达东北辑安车站准备入朝这场戏时，北京的气温突然降到了零下18摄氏度，是入冬后最冷的一天。伍千里、伍万里和所有扮演七连战士的演员们却兴高采烈，他们穿着和当年九兵团战士一样的薄薄皮衣，不畏严寒地拍摄了一整天，双手冻僵了，吐气成霜。他们说：“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才能拍出真实，我们现在终于明白志愿军战士们该有多冷了。我们才坚持了一整天，他们坚持的是整整一冬天！”

在拍摄战斗场面时，扮演志愿军战士的演员们更是不畏艰难地努力入戏，他们顶着爆破炸点，冲破硝烟，在英勇奋战的志愿军精神鼓舞下，出色完成了拍摄任务。

我也曾在少年时代入伍参军，在军队度过了5年青春时光，因此深知这支军队压倒一切敌人的气概从何而来。为正义而战、为和平而战是我们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根源。《长津湖》的拍摄，让我有了回到军队的感觉，像是又和战友们一起奋斗、一起喜悦，也一起悲壮——哪怕再多的磨难与牺牲，我们也要用胜利赢得和平、赢得尊重。

(作者为电影《长津湖》监制、导演)